童軍精神故事集 – 服務員的故事

分類：童軍精神 · 作者：陳志南

一、 服務員的故事

本章節收錄成年服務員的情境故事，反映「成人支持」「身教」「傳承」等面向。適合服務員訓練、木章課程的引導素材。

（一） 忍住不出手

情境 · 成人支持

> 「成人支持」——童軍方法第 7 要素

副團長慧君坐在小隊聚會場地的角落看書，手裡是一本《Aids to Scoutmastership》。

其實她沒有真的在看。她的注意力全在另一邊——新任小隊長阿凱正在主持一場小隊會議，討論下個月的服務活動。

阿凱主持得不好。他語無倫次。某個小隊員打斷他，他完全亂了陣腳。討論一個議題拖了 40 分鐘，沒有結論。

副團長的手指在書頁上捏了又放，放了又捏。

她想：「我下去 5 分鐘就能搞定。」「就提示他列議程、規定發言順序、限制每段時間。」「他就不會這麼挫折。」

她沒下去。

她繼續坐在角落，看書，偶爾抬頭。阿凱越來越紅，越來越緊張。小隊員開始無聊，有人偷滑手機。時間繼續走。

45 分鐘的時候，阿凱勉強敲定了一個結論。不是最好的結論，但有結論。他宣佈散會，臉上汗濕。

小隊員陸續離開後，慧君才放下書，走過去。

「今天有什麼想跟我聊嗎？」

阿凱低著頭：「我搞不定。」

「哪裡搞不定？」

「我控制不了討論的節奏。我以為我準備好了，但一開始就被打亂。」

慧君沒說「沒關係」「下次會更好」這種空話。她說：「下次試試先寫議程，每個議題給時間限制。」

「那你今天，已經做到一件事——」

阿凱抬頭。

「你撐到了結論。」

「很多新小隊長第一次主持會議，撐不到 20 分鐘就放棄了。你撐到 45 分鐘，還勉強得出結論。」

「這不是失敗。」

阿凱沉默了一會，然後說：「我以為您剛剛會下來幫我。」

慧君笑了：「**我下去就是搶走你的成長機會。**」

「我選擇坐在角落，是因為今晚你在學一件事——**『主持會議』這件事，只能在主持會議的過程裡學會。**」

三個月後，阿凱主持得最好。

他不知道——那三個月裡，副團長慧君忍住沒有出手介入至少 20 次。

成人支持，不是「教得多好」。

是**能不能讓青少年自己長出能力。**

（二） 那杯沒喝完的咖啡

情境．陪伴的告別

> 「成人支持」——童軍方法第 7 要素

六月的午後，團集會地的屋頂被太陽曬得有點亮。裡面的高三學長們在擺姿勢拍最後的合照。

團長老周坐在他常坐的那個老位子——靠窗、第三排的角落椅。手裡那杯咖啡是早上沖的，已經放涼了。他喝了兩口。

阿翔走過來：「老師，您怎麼不一起拍照？」

老周抬起頭，他看著那 8 個少年——阿翔、小恩、小宇、小婷、阿凱、慧君、小婕、雄哥——他從他們國一見到現在。

阿翔六年前是個瘦瘦的、聲音還會破的小男生。現在站在那裡的，是個 18 歲的青年，聲音穩，肩膀寬，眼神清澈。

老周笑笑：「你們去拍。我看著就好。」

阿翔遲疑了一下，跑回去合照。

老周端著咖啡，靠在椅背上，看著遠處。

他想到一件事——

當服務員 20 多年了。帶過 7 屆童軍。每一屆畢業時，他都要面對這個時刻。

而他從來沒習慣過。

每一次，他都會在這個時刻坐下來，讓那杯咖啡放涼。

他在心裡對自己說一段話。一段他帶第一屆畢業時，當時的老團長對他說過的話：

「老周，

「你做完了你這部分。」

「**剩下的是他們的人生。**」

「你不能跟著他們去大學、去軍隊、去社會、去他們的婚禮、去他們的孩子身邊。」

「你能給他們的，在過去六年裡，已經給了。」

「現在，**放手。**」

老周喝了一口涼掉的咖啡。它沒有變甜，但他不在意。

他站起來，走過去合照。坐在中間，8 個少年圍著他。快門按下的那一刻，他笑了。

那是一個服務員的笑——帶著一點累、一點驕傲、一點不捨、一點放下。

合照之後，少年們陸續離開。老周回到那個老位子，把杯子裡剩下的咖啡喝完。

他知道下個月，會有新的國一新生來報到。

他會再坐在這個位子，看他們從不會繫領巾，到六年後可以幫團長拍照。

這就是他做的事。

一個老服務員，**在一杯涼掉的咖啡裡完成的告別。**

（三） 15 年的領巾

情境．傳承

> 「**象徵架構**」——童軍方法第 4 要素

某個童軍團有一條傳承 15 年的領巾。

15 年前，第一任團長在解散離團時，把這條領巾鄭重地交給接手的副團長：「這條領巾陪我帶完五屆童軍。現在交給你。」

那是一條深綠底、灰邊的童軍團領巾。本來顏色鮮明，但 15 年下來，深綠變淺，灰邊變白。邊角磨得發毛。某些地方有不知道哪一年留下的、洗不掉的小污痕。

當小婷接手成為團長時，上一任團長把領巾遞給她。她接過來，攤開在手上看：

「老師，我可以洗一下嗎？太舊了。」

上一任團長笑了，搖搖頭：

「你洗了，下一個人就不知道，它經過多少風雨。」

小婷愣住了。

她仔細看那條領巾——邊角的某個小破洞，是 1991 年的那場颱風露營留下的；某個淺褐色的污點，是 2003 年慶祝童軍 90 週年大露營的咖哩；某個墨水的痕跡，是某次寫感謝卡時不小心點上去的。

每一個痕跡，都是一個故事。

如果她洗了——所有故事都會褪色。

她沒洗。

她繫上那條磨白的領巾，走進團集會的現場。新進團員看了一下，小聲問：「團長，您的領巾為什麼舊舊的？」

小婷蹲下身：「因為它已經有 15 年了。」

「在你們之前，已經有 60 個人也問過我同樣的問題。」

「等你們長大、退團、某天回來看下一屆，這條領巾會更舊、更白、更難看。」

「但它會還在。」

15 年後——小婷也要退休的那一天。

她從衣櫃深處拿出那條已經磨到不成形狀的領巾。某個地方甚至已經破了一個小口。

她把它鄭重地交給下一任。

下一任副團長雙手接過，看著那塊布上 30 年的痕跡，想起 15 年前自己第一次摸到它時，上一任團長講過的話。

「不要洗。」

「讓它繼續長大。」

那條領巾，是一個團的縮影：

不需要多漂亮，只需要還在傳。